

作家談創作

丁玲 老舍 周立波等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0101

作家談創作

丁玲 老舍 周立波等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所收集的二十餘篇文章，包括作家丁玲、老舍、周立波、康濯等同志所寫的一些談創作經驗及有關創作問題的文章。從這些文章裏面，我們不但可以知道“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白毛女”“龍鬚溝”等為廣大讀者所喜愛的作品的寫作經過，而且可以從這些文章裏面，學習怎樣選擇主題、刻劃人物、體驗生活、提煉語言等經驗。書中所收集的“談談寫詩”“寫作漫談”等文章，對一般青年文學創作者及初學寫作的青年，有其一一定的幫助。

書號 785 文藝 15

作家談創作

著 者 丁 玲 老 舍 周立波等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編 輯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大街老舍書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6 1/2 插頁 2

字數 123,000

定價 (6) 五角八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53,500

(內精裝本 3,500 冊)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目 次

一點經驗·····	丁 玲 (1)
“暴風驟雨”創作經過·····	周立波 (6)
寫“原動力”的經過·····	草 明 (12)
我怎樣寫“平原烈火”·····	徐光耀 (19)
“開不败的花朵”小記·····	馬 加 (26)
我的感受·····	楊 朔 (32)
“三里灣”寫作前後·····	趙樹理 (39)
我怎樣寫“鐵道游擊隊”的·····	知 俠 (53)
我怎樣寫“誰是最可愛的人”·····	魏 巍 (58)
關於“韓梅梅”的覆信·····	馬 烽 (62)
歌劇“白毛女”創作的經過·····	丁 毅 (68)
“龍鬚溝”寫作經過·····	老 舍 (72)
關於“萬水千山”的創作·····	陳其通 (75)
“衝破黎明前的黑暗”創作經過·····	傅 鐸 (83)
關於寫詩和讀詩·····	何其芳 (91)
談談寫詩·····	艾 青 (113)
學詩過程中的點滴經驗·····	臧克家 (127)
永遠應該到前面去·····	劉白羽 (137)

也算經驗·····	趙樹理 (144)
練習寫小說先从哪裏開始·····	艾 蕪 (147)
毛澤东著作教導着我·····	柳 青 (153)
在學習的路上·····	康 濯 (165)
生活·思想·形象·····	秦兆陽 (171)
寫作漫談·····	孫 犁 (176)
我們要學習·····	陳登科 (183)
我怎樣學習語言·····	老 舍 (191)
我是怎樣學習民歌的·····	李 季 (198)

一點經驗

丁玲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以後，在延安的許多幹部都出發到各個解放區去開展工作。文藝工作者也一齊出動。我是決定去東北的。十月裏，我隨着大隊人馬，帶着迎接新生活的戰鬥的幸福的心情，每天在遙遠的、走不到頭的山崗上步行，爬過了一座大山又一座大山，涉過無數的河流，穿過許多充滿了北方風味的整齊的小城，我們走出了陝甘寧解放區，走過了晉綏解放區，來到了晉察冀解放區。天氣越走越冷，塞北的寒風刺骨，可是心情却越走越熱，快到年終的時候，我們到了張家口。自從抗戰以來，八年了，我們第一次坐上了火車，我們自己的火車，我們穿着踏遍了千山萬水的草鞋，在柏油馬路上大踏步的走着，我們自己的柏油馬路啊！電燈光亮得刺目，歡樂的歌聲震響着大街，驚醒了熟睡的人們。有種什麼東西在呼喚着我，要我把所有的力量投入在這新的人民的都市。這時熱河又被國民黨蔣介石封鎖，東北一時走不過去，我就留在張家口參加了一些工作。而且和幾個同志集體寫着一個劇本。在寫作之中，我忽然生長了一種感情，我深深的懷念起陝北的農民們來了，一個一個的熟人湧上我的心頭，我想寫他們，而在那個

劇本裏又放不進去。好像他們都在埋怨我，同我說些什麼，責備我不應該拋棄他們，我實在很难受，我才發現我是這樣的愛他們，同他們如此的難捨難離。我有着這樣一種心情，好像我欺騙了他們，做了什麼对不起他們的事一樣，我想着他們一生一世所受的災難和壓迫，想着他們那樣不顧一切爲了抗日所付出的代價，他們那樣愛着毛主席跟着共產黨走……我猶豫了，很想再回陝北去。新的生活，在新生活中火熱的鬥爭吸引着我，而老的，共過艱苦的那些老朋友却黏住了我。他們命令我再回到他們那裏去，寫出他們來，最後我決定了，我要先完成這工作，寫出他們來。這裏自有它的重要性，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人民革命的成功，沒有農民的支持和參加是不能想像的。而且解決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問題，還將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工作過程，中國農民如若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經過劇烈的革命鬥爭，是無法擺脫自己身上的鎖鍊的，我既然有着這些老朋友，他們正不願我離開，我又正有負疚的心情，那麼，還是把這一階段先做一個了結吧。我決定留在晉察冀，回到老區的農村去。

這時黨中央發出了在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我立刻參加了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在懷來、涿鹿一帶作了兩個多月的工作。在工作中我体会到一些更深刻的問題，我覺得農民要自覺的起來，團結在一起，跟着共產黨勇往直前，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宣傳宣傳就可以作到的。特別是當時的環境，戰爭的火焰就在近邊，如何把農民引入鬥爭，使他們在鬥爭中得到教訓，受到鍛

鍊，然後又帶動更多的人也走上革命的道路，使羣衆的隊伍一天天壯大和堅強起來，這實在需要細緻具體而又要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和完全相信羣衆的放手的領導作風。我最後是在涿鹿縣的一個村子裏工作，參加領導這個村的土改運動。我捲入了複雜而又艱難的鬥爭熱潮，忘我的工作二十天，當工作告一個段落時，村子裏的人們歡騰的開過了土地回家大會，又在歡慶中秋節，他們有生以來的第一個像個樣子的，充滿了勝利與幸福的中秋節。我在村裏的小巷子內巡走，挨家挨戶去拜訪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婦女們，那些積極分子，那些在鬥爭中走到最前邊最勇敢的人們。月亮像水似的湧入每一個小院，溫柔的風輕輕送來秋天的花香，在每一個小院裏我看到了希望和肯定。他們在忙着，卻又很安穩。家家的刀砧板都像打鼓似的响，他們都在包餃子。他們有說不完的話告訴我，對這些生氣勃勃的人，同我一道作過戰的人，忽然在我身上發生了一種異樣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就更懂得了許多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性情，他們喜歡什麼和不喜歡什麼，我好像同他們在一道不只二十天，而是二十年，他們同我不只是在這一次工作中建立起來的朋友關係，而是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他們是在我腦子中生出了根的人，許多許多熟人，老遠的，甚至我幼小時所看見的一些張三李四都在他們身上復活了、集中了。我愛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有哪些優點或幾點優點才去愛他們，而是因為我老早就愛了他們，才發現他們是如何的具有他們特有的優點的。甚至對他們的缺點，我也帶着最大的寬容。於

是我不能安寧了，我不能睡，我吃不好，原來溶化在土地改革鬥爭的熔爐裏的全心全意，現在又墮入另一種燃燒中，許多人許多人紛至沓來，擁擠的盤據在我腦中，我要和他們商量，他們又要同我爭吵，我一會兒增加了我的联想，一會兒又減去許多事物，有時覺得太膨脹，有時又覺得太單薄。總之，他們帶给了我興奮，緊張，不安定，好像很不舒服，但我感到幸福。我在他們的宇宙裏生活着，編織着想像的雲彩，我盼望着勞動，我向我自己說：“動起手來吧，不要等了！”

當我回到張家口，組織上問我是否還去東北？我說：“給我一張桌子吧，我須要寫作。”我的小說好像已經完成了，只須要寫出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在阜平一個小村子住着，開始創作我的小說。於是我的心又回到了涿鹿，這時涿鹿已經被國民黨匪軍佔領，人民又回到苦難和更殘酷的鬥爭中，而我還在土地改革。而這一次的土地改革却比現實中的土地改革更困難，因為我比較那個時候要清醒些，我走入到人們的心裏面也比較要深些，我更不能犯錯誤，我反覆去，反覆來，又讀了些關於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材料，我對於我的人物選擇得要更嚴格些。我又發現了我在工作中的許多不可彌補的缺點，我看見了我在工作中所不能看到的事和人，我就用我對於現實生活的認識批判來和那些具體的人和事，交織在一塊，寫出我小說的故事和行動。我是盡我所能達到的去努力，我希望能表現出我所想到的那些。

書已經老早寫成了，時間經過了好幾年，可是我還在繼

續創作，我的心還沒有離開那些人們，有時是在懷念現實生活中的老朋友，有時又在把新的、矛盾着的、變動着的人的思想和感情編在小說中的人物的身上，他們又在我的腦子中發展着、形成着。也許是另外一個人了，可是還是像他們，像我的老朋友，像我自己的人。我知道他們不會放鬆我，他們會擠着我，逼着我在另一本書中使他們再活，而且活得更有力，更有光輝。我也只有用這種努力來鎮靜住我的新的、更大的興奮與不安定。我是有信心來繼續完成我所沒有完滿地完成的任務來的。

（原載“文藝學習”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暴風驟雨”創作經過

周立波

人民文藝工作者必須具有工人階級的立場和觀點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而且還得參加火熱的羣衆鬥爭，體驗豐富的社会生活，才能從事於創作。

早先，我有脫離實際、脫離羣衆的傾向。自从一九四二年，毛澤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黨的文藝方針確定了。什麼是創作的源泉，大家也都明白了。我和許多作家一樣，遵循了毛澤东同志的英明指示，開始認真深入工農兵。

一九四六年冬天，我到東北時，中共中央東北局正号召幹部下鄉去，領導農民，進行土地改革。農民跟地主的鬥爭，是那時候國內的主要的階級矛盾之一。土地改革是決定我們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的條件。由於這種認識，加上革命的責任感，我積極地要求下鄉。當時我只想到要全身心地投入這場激烈的階級鬥爭，並沒有想到很多個人的創作問題。

爲了順利地進行土地改革，我們必須在生活 and 感情上和農民羣衆完全打成一片。我們要和他們一塊居住，一起工作。在北滿的屯子裏，我們曾有幾個月，一天三頓都吃苞

米楂子和鹹菜。那時候，如果自己生活稍微好一些，就會脫離羣衆。東北農民經過日寇十四年的殘酷壓迫和剝削，生活非常苦。許多人家都吃野菜和橡子麵；十七八歲的姑娘沒有褲子穿。農民開初不了解黨和工作隊，只能從感性知識上，從日常生活中，來判斷我們的心意，看到工作隊生活簡樸，甚至於比他們還吃得差一些，他們就知道這些人沒有私心，真正是來謀大夥的利益的。當時，我們在鄉下連皮鞋都不穿，因為偽滿警察穿皮鞋，我們就心農民看見這東西，聯想到他們的迫害者，對我們也發生反感。

我們想了許多辦法，也就是後來南方土地改革時黨所總結出來的“同吃、同住、同勞動”這些辦法，很快地和農民建立了親密的友誼。農民一旦和我們心連着心了，就都願意跟我們談苦難的經歷和生活的瑣事；談生產的知識和社會的情況；並且願意跟我們一起鬥爭壓迫和剝削他們的漢奸、惡霸和地主。從鬥爭中湧現出來的農民積極分子和我們感情都很好，都很關心和愛護我們。在階級鬥爭十分劇烈的時候，我們晚上出門去小便，也有拿槍的農民自動地跟着出來，保衛我們。一位打胡子（土匪特務）的英雄，跑腿子（單身漢）花玉容，一九四七年不幸患病逝世了。聽說，臨終以前，他還叫我的名字。我將永遠記住他和別的一些战友的友誼。

在實際鬥爭中和創作實踐上，我深深感到，爲要反映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鬥爭，自己首先要熟悉他們，熱愛他們，並且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們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我參加了松江省尙志縣一個區的土地改革，約六個月；後來還到了其他的縣和區，參與和目擊了這個轟轟烈烈的鬥爭的整個的過程。一九四七年初夏，到哈爾濱時，我就用自己對這運動的體驗和領會，寫成小說，表現我黨二十多年領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的雄偉和艱苦，以及農民的苦樂與悲喜。一九四七年五月起，我花了三個來月功夫，寫了“暴風驟雨”的上部；一九四八年七月起，又花半年多時間，寫成了下部。

參加土地改革的期間，因為常常看報紙，讀文件，參加會議，我對於整個東北的土地改革進行的情景，大致摸熟了。對同類的事件知道越多，塑造人物、構思情節，就越方便。我在“暴風驟雨”裏所寫的人物和事件，大都是有真人真事做模特兒的。比方農工聯合會主任趙玉林的犧牲，和趙大嫂子的慟哭，以及全屯農民的哀痛和悲悼等情景，都是有事實的根據的。有位新幹部，名叫溫鳳山，是共產黨員。那年秋天，他被一個惡霸地主出身的胡子打死了，這事感動了我們。我就把他當做了趙玉林的主要模特兒。我為什麼要把他的犧牲寫得那樣詳細呢？這是因為描寫一個革命幹部的英勇壯烈的犧牲，以及由此引起的農民的覺悟和懷感，可以教育新中國的年輕的一代，讓他們學習革命先烈的崇高的品格。

文藝工作者決不能夠關在房子裏邊憑藉主觀空想寫東西。胡風的所謂“主觀戰鬥精神”是反動的胡說。沒有實際體驗和事實根據的空想，常常會鬧出笑話。比方在“暴風驟

雨”上部的初稿上，我寫了小王開槍打路邊的野鷄，時令是七月。寫完一看，我發生了懷疑：七月間的大路上有野鷄嗎？爲了調查這點和其他許多我所描寫的不能確定是否真實的細節，我又下鄉去。到了鄉下，一問農民，我才知道，在夏天野鷄都呆在山裏，不大飛到路邊來，只有在冬天，在雪封山野的時候，牠們才常常飛到路邊來找食吃。於是我就把野鷄改成了跳貓（兔子）。那次下鄉，我還蒐集和研究了其他許多寶貴的素材，使我能够把初稿上的一些不真實、不合理的細節作了重大的修改。

我的寫作的素材，除了親身經歷和親眼看見的東西以外，還有從報上和其他地方蒐集的間接材料。當時“東北日報”的土地改革的報導和各級黨委編印的農村工作的小冊子，對我都有些幫助。我寫打胡子的場面，一部分是根據老百姓的反覆的講述；而我雖說沒有打過胡子，但逮捕過特務，審訊過土匪，又在革命軍隊裏呆過，略有打仗的常識。利用間接的材料，加上戰鬥的常識，我就寫了打胡子的場面。傾聽別人的瑣談，汲取羣衆的體驗，加以正確的分析 and 推想，然後滲進自己的經驗，間接材料是可以轉爲有用素材的。但用間接材料時，除了詳細調查之外，還得憑藉自己的人生知識和想像能力，在精確的事實的基礎上，對人物的可能具有的言行和事件的可能會有發展，加以細心的推想。

“暴風驟雨”是還有些缺點的。比方說吧，故事還不够完整，人物性格的刻劃，除個別的外，還不生動，沒有大胆刪略許多和主題無關的細節，結構顯得還不够緊嚴，因而削弱

了藝術的魅力。我開初總覺得土地改革过程中的一切事件都不能遺漏，實際上，這是做不到的。你想把一個規模巨大的歷史運動的一切表現都寫進一部小說裏，結果是沒有一樣東西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你想把自己碰到的每一個人都寫進一本書裏，結果是沒有一個人會寫得充分。作家的任務和歷史家的任務有所不同。他的寫人，是要把各種人物的生活、思想、情感和形貌的個性和共性，加以仔細觀察、分析和研究，然後集中地把他們寫成典型，像曹雪芹的寫林黛玉，施耐菴的寫魯智深，魯迅的寫阿Q一樣。他們都不是真人，但比真人更集中地概括了生活的真實，帶有更為普遍的意義。

最後，我想談談語言的問題。語言是文學的表現手段，作家要精通祖國的語言，要善於運用語言來精確地反映客觀的事務，要寫啥像啥。寫農民對話，就得用農民的口語，要不寫不像。農民的口語是從他們豐富的生產知識和鬥爭知識裏頭提煉出來的。它的特點是具體簡練而生動。舉幾個例子：

一個人戀着老婆，呆在家裏，農民說是“守娘娘廟”；家裏沒有飯吃，農民說是“鍋蓋長在鍋沿上”；兒女少好，兒女多不好，農民說：“一兒一女一枝花，多兒多女多冤家。”

關於“暴風驟雨”以及由它想起的事情，現在就談到這裏。這部小說獲得了以偉大的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獎金，我感到非常興奮和榮幸。英雄的中國人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我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經歷了多

次翻天覆地的鬥爭，終於解放了自己。我們的歷史和現實是無比地豐富的，人們期望文藝工作者從各方面去反映它，而我們的工作，還很不够。就拿“暴風驟雨”來說吧，它僅僅粗略地描繪了我們這豐富的現實生活的一個小角落。而它得到的光榮是屬於人民，以及領導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的。今後，在黨領導之下，我將盡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和文藝界全體同志們一起，共同創造無愧於這個偉大的時代的我國的新文藝。

（原載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日“中國青年報”。本文選用時，曾經作者修改過。）

寫“原動力”的經過

章 明

一 收集材料階段

一九四七年春天，東北的大部分農村土地改革運動正逐漸深入；絕大部分的同志們正領導着農民進行翻天覆地的、熱火朝天的鬥爭的時候，領導上叫我去鏡泊湖水力發電廠收集材料。可是那時我却盼望自己也捲進土地改革的熱潮裏，親身感染感染農民的偉大的氣魄。那位領導同志又耐心地對我解釋說：“將來領導農村的是城市，城市集中許多工廠，我們的作家將必須熟悉工廠，熟悉工人。何況土地改革運動不是三幾個月就過去的。”我便欣然接受了這個工作。

進工廠，我這是第三次了。從頭兩次的摸索的經驗，証明要深入一點的了解工人生活，要容易接觸工人，还是在工会裏做點實際工作好。

其實那個廠子工作已上了軌道，並且因為工人數量少（總共不過一百人左右。因水力發電廠水車部分很簡單），工会裏問題不多。我住了兩天，感到他們中最大的困難是提高文化的問題，他們唱的歌子幾乎沒有一個音階唱對的；